

彼得·辛格著《善恶总统》简评

斯科特·欧雷利 著
吴万伟 译

许多人看来探讨乔治·布什的伦理学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an task）的任务一样注定要失败的，但总是值得尝试一下。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彼得·辛格接受了这个巨大的挑战撰写《善恶总统：乔治布什的伦理学》，结果是巨大的有意义的教训让人们看到将哲学方法用来探讨现实问题的优越性和缺陷。伊曼努尔·康德曾写到“人性的奸诈特质根本产生不了正直的东西。”在辛格企图用严格的逻辑和坚实的推理来探讨布什及其政府提出的歪理邪说时，这个观点值得牢记。正如很早以前柏拉图指出的哲学家很少是国王，国王很少是哲学家，因此从一开始期待布什的公开讲话和政策符合任何理性的理解和解释就是不可思议的。或许布什只不过就是政治动物，只要能让他继续掌握权力选民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就完了。我们可以称布什是“来自‘Mayberry’的马基雅维里”，一个假设布什是个冒充温顺和谦恭的羊羔而实际上有着狐狸的狡猾和狮子的凶猛的无所顾忌的奸诈之徒。辛格反对这个假设，决定从字面上接受布什的声明和决定，事实上要询问布什的言行是否经得起哲学家的严格审查。在这一点上，辛格简直就是现代的苏格拉底，提出常识性的问题，使用清楚明白的推理，使用他的对话者自己的话作为标准来判断。像苏格拉底一样，辛格充当一个让人讨厌的牛虻。

辛格考察了总统在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上的公开讲话和立场——包括减税，环保政策，干细胞研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他再三揭示出明显的自相矛盾看来不仅要损害布什的信誉，而且破坏布什声明的政策目标的连贯性。比如，他集中火力攻击布什政府特别漏洞百出的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如果不是骗人的至少相互矛盾的地方。辛格指出，布什政府早期的鲍威尔和赖斯一再声称萨达姆被解除了武装，被控制了。然而在几个月之内口径突然倒转所有核心幕僚都指出萨达姆拥有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造成即刻的威胁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辛格表明布什政府如何提前将联合国武器检查人员从伊拉克撤除，却没有能搞到联合国安理会第二个决议清楚授权动用武力。没有能看到联合国武器核查过程结束意味着此后的美国入侵伊拉克不能满足正义战争的条件。（因为动用武力是在所有其他手段都失败的情况

下的最后一招)。辛格还指出，它同时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美国宪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说联合国没有能提出授权动武的第二个决议而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漫不经心的忽视了这个事实：正是布什的单边行动损害的联合国的形象。

最后，美国不能找到指控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面对这个事实，布什反咬一口说他的批评者“历史修正主义”。

歪曲的逻辑依据，矛盾的声明，合法的空话让许多观察家进入一些奥威尔式的世界那里普遍存在的22条军规永远胜过逻辑原则和推理。如果没有哪个工程师和建筑师在忽视几何原理的情况下照样在现实世界盖楼建桥，布什政府又怎能连续不断无视说服力标准照样追求治国才能？也许答案是他们不能，伊拉克占领的泥潭成为布什政府基于信仰的外交政策的归谬法/反证论法（a *reductio ad absurdum*）。

辛格责备布什政府让意识形态超越战胜逻辑实证和清醒的推理。在特别有效段落，辛格引用了19世纪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威廉·克利福德（William Clifford）讲的故事，表明把一个人的伦理和行为建立在信仰上的危险性。克利福德让我们想象一下了解自己船的船主需要花大钱检修才能使用，却虔诚地相信上帝会保佑它及船上的旅客在艰难的航行中。克利福德争辩说船主的信念不是通过“耐心的调查诚实地得来而是藏匿了怀疑”后拥有的。船沉海底时，船长的罪恶并不能因为他信仰的虔诚就解除赦免，他的确是该受到惩罚的正是因为用信念替换了实际的措施。

辛格的观点很难错过。即使布什是完全真诚地相信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决不能原谅这样的做法布什政府无视可能和自己先入之见矛盾的证据。辛格不是唯一发现意识形态领导风格的麻烦的哲学家。卡尔·波帕尔（Karl Popper）说政治和社会进步出现不是遵循永久的原则，毫无疑问的假设，神圣的经典，而是经过尝试错误后取得。这是一个简单又强大的真理。它表明政治上的真理不是一个有远见的道德上完美无缺的领袖凭直觉从上面得来，而是经过艰苦的努力把把观念和想法付诸实践看看哪些有效，哪些能够谋取共同利益。辛格再次说布什回避了这个尝试-错误渐进法尤其在干细胞研究问题上，同时忽视全球变暖的科学证据。

辛格从不同的视角考察布什的伦理——功利主义，犹太基督价值系统，自由意志论——但是没有一种能发现连贯的框架说明布什道德推理。转向心理学，辛格猜想布什有时候严格遵守“法律的字面意义”（不是精神实质）表明总统陷于哈佛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所说的“道德传统阶段”，他描

往往是13岁孩子身上的特征。（美国总统还没有发育到康德式普遍原则相关的道德推理的后传统阶段的观点实在让人觉得难堪，不过确实可以解释很多难题。）

辛格最有说服力的有关乔治·布什伦理的结论也许最让人不安。辛格注意到布什政府的大量官员是名叫利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哲学家的弟子。这个人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直到1973年去世，他说古代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尤其是希腊哲学家是用一种模式写作。只有经过挑选的部分知识精英才能够吸收潜藏在文本深处的奥妙意义，而大部分凡人hoi polloi只能了解字面的意义。斯特劳斯认为民众根本就没有配备这样的设施用来探讨常常藏在政治和社会事件背后的微妙的真理。（别忘了有句名言：有两件你决不能看到的事情做香肠和立法）但是按辛格的说法，斯特劳斯更进一步，

暗示有时候被指控管理群体缺乏处理真理的老练和经验“高贵的绅士”。在这样的情况下，精英的顾问必须做好准备用冠冕堂皇的谎言误导群众，误导领袖自己。辛格指出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布什错误地指控伊拉克试图从尼日尔获取铀出现在面向国会参众两院的国情咨文中，而其他机构像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都觉得可疑。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布什在波兰电视上告诉观众美国在伊拉克发现流动的武器实验室，一个几周前证明是谎言的故事。然而，布什当着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面说“我们给萨达姆机会让核查员进去，他不让进。”的说法在辛格看来最荒唐让人难以置信。毕竟，布什自己在他们工作还没有做完的时候召回。辛格进一步推测布什喝醉了，吸毒了，或者精神失常了当他说出这样乖戾荒谬的话。但是辛格马上否认这些解释，因为他发现布什事实上是个傀儡或者胆小鬼的说法更可信。马基雅维里们从Mayberry操控手中的绳子让他前台表演。

爱默生曾经说“愚蠢的一致是小人物的标志。”大政治家常常表现出性格上和政策上的惊人的矛盾。但是当特定的领袖再三说出和自己从前的政策和客观事实自相矛盾的话将发生什么呢？马基雅维里的一个弟子可能争辩说领导人常常为了公众利益不得不这样做。比如，我们多数人可能同意丘吉尔的名言“真理有时候需要谎言的保护。”然而，辛格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观点在布什身上，那些本来应该保护真理的谎言却掐住了真理的脖子。

如果是这样，有必要记住丘吉尔的另一句名言“民主国家的人民能够用刚毅面对逆境如果他们相信他们的领导人和他们一样，而不是生活在笨蛋的天堂。”

? The President of Good and Evil: The Ethics of George W. Bush by Peter Singer, 2004
(Dutton, \$25/Granta £ 8.99 paperback) 1-86207-693-6.
<http://www.philosophynow.org/issue49/49oreilly.htm>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译者地址：430081 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一路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52#

来源：作者惠赐
2005年2月28日